



* T 0 2 0 5 8 0 *

王三毛 著

I247.5
279

王三毛



第一章

—

唐朝纲一生恨爱交织永不忘怀的，就是西安城四周那圈围得严严实实的老城墙。面对老城墙，他羞辱了一生，痛苦了一生。若不是为了抗婚，情急之中一跃而上了城墙，摆脱了父亲的穷追猛赶，也不会老在城墙上碰见牛桂仙和她扑城墙的姐姐。后来发生的那一系列撕心裂肺、扯心揪肝的事情，极有可能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样子。

那是个秋天，城墙内外飘落着颜色变灰变酥的杨槐树叶儿。唐家老大唐成德，把十七岁的儿子唐朝纲从老二成荫的首饰铺子匆匆招回。这位开茶馆摆烟摊做着小本生意的唐老大脾气暴躁意志坚定。面对儿子，他以不容拒绝的口吻说，未过门的儿媳秀娘今日上门订结婚的日子。为了双方尽快把日子订下来，为了唐朝纲久卧病床的母亲能有人服侍，他让唐朝纲今日不必到二爸的铺子里去，专门在家等待。

听完此话，唐朝纲傻眼了。如果说四年前唐朝纲还是在完全无知，完全混沌的状态下，更多的是尊于父命和好奇好玩，才与大他三岁的乡里女子秀娘订了婚。那么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意识到，为这个荒唐的举动，他可能将要付出的巨大而又沉重的代价。第一次见秀娘，他才十三岁。他是在大人摆布唆使下，努力地去完成漫长而又繁琐的订婚仪式。那时的秀娘脸色蜡黄身子骨单

薄，只是个子比他高出将近半个头。整个仪式中，除了互相用目光探寻对方，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一切便结束了。在他的脑海里，秀娘留给他唯一称得上印象的东西，就是那高出他半个头的个子。订婚仪式结束后，客人渐渐散去，秀娘也被家人带回乡里去了。人去屋空，唐朝纲倍觉寂寞孤单。母亲看他沉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忙问他有啥不高兴的？他揉着发红的眼圈说：“妈，咱家天天这样热闹就好了。”

母亲亲昵地拍着唐朝纲的头说：“真是个傻儿子！”

两年后再见到秀娘，唐朝纲已经无从把两年前的秀娘和眼前这个秀娘相提并论了。秀娘虽说被精心打扮了一番，但她比起唐朝纲平日在城里见到的女孩差距太大了。别说其它，梳在脑后那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梳理得笨拙而俗气。这两年个子似乎非但没长，好像还萎缩了下去，竟比唐朝纲低了将近半个头。这次见面，秀娘让略谙人间世情男女之道的唐朝纲大为不满了一回。

今年春节过后的第四天，秀娘又一次被家人和媒人郑重其事领进了唐家。个子长得超过了父亲的唐朝纲在外躲了一天。天黑严实了，才郁郁不乐地返回家中。那时秀娘已经回去了。上了几年初中，又在二爸首饰铺子里泡了一段时间，唐朝纲对心中未来的媳妇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每天凡来首饰店购买玉器首饰的女人，几乎都有着娇好的容颜和身段。至于乡里的未婚妻秀娘，早已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致。甚或他根本还没有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和秀娘联系在一起。此刻，面对父亲的突然袭问，他大为吃惊。嗫嚅着说：“爸，那，那不行！”

唐老大挥动着长管旱烟袋，在客厅那张陈旧的方桌边磕净烟灰，嘬着嘴将烟袋吹通了，手伸进烟筐箩里正要装烟。听了唐朝纲的话一愣，抬起头盯着唐朝纲，用旱烟袋指着问：“你刚才说啥？”

“和秀娘结婚的事我不愿意。”以往的唐朝纲，在性情暴戾的父

亲面前，从没有说过一句硬气话。可能是他被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威胁，就毫不犹豫，毫不畏惧地说了出来。

唐老大“啪”地一声，将手中的旱烟袋拍在方桌上说：“不愿意？是我给你娶媳妇，还是你给你娶媳妇？”话音不高，但却充满了威慑力。

唐朝纲张口还想申辩，唐老大那蒲扇一般大小的巴掌就煽在了他的左脸颊上。他猛地弹了起来，撒腿就朝外跑。唐老大一把没有拉住，唐朝纲已经蹿出门去。

冲出家门，唐朝纲回头看到父亲穷追不舍，连忙跑出巷子，顺城墙根而去。唐老大岂肯罢休，在后边紧紧追赶。嘴里骂着，还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旱烟袋。听着身后父亲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中，唐朝纲就瞅见了经常上城墙玩耍的那个破损的城墙豁口。平时要登上豁口，得抱几块砖头垫在下面才行。这阵已没有机会抱砖。唐朝纲瞅准豁口，咬了咬牙，突然加速，到豁口下纵身一跃，双手撑在豁口边沿，双臂猛一用力，借助惯性将身子送上了城墙。唐老大追至豁口下，连续上了几次都失败了。他无奈地望着城墙上迅疾朝东跑去的唐朝纲，恼怒地跺着双脚骂道：“狗东西，你给我回来！”

就在唐朝纲摆脱了父亲的追赶，跳上城墙的时候，在南城门洞上的箭楼下，牛桂仙找到了失踪老半天的姐姐。一身女学生装扮的牛桂仙满脸汗珠，两颊通红。一双秀目里透出焦虑与担忧。她看到姐姐痴呆地歪坐在箭楼下的台阶上，就呼天喊地般地朝姐姐扑过去：“姐，姐。”

桂仙姐望着扑过来的牛桂仙，目光呆滞地凄然一笑。这一笑，从她蓬头垢面的脸上，能略微看到一些昔日十分娇美的面容。牛桂仙心疼地看着姐姐这个样子，忍不住心酸落泪。

这对姐妹是西大街牛记丝绸店牛掌柜的掌上明珠。姐姐牛桂

珠从小长得容貌过人，活泼可爱。后嫁给大户人家黄家大公子。谁知那黄家大少原本就是个花花公子，仗着家大财大，整日在外拈花惹草。结婚不到两年，他便以牛桂珠没有生育为由，把一个在外养了多日的外妾堂而皇之娶进门来做了二房。牛桂珠生性要强，就整天和他在家里闹。他不但不听，前些日子又娶了个三房。牛桂珠寻死觅活地闹了许多次，他就把牛桂珠休了。还怪怨牛桂珠没能给他生个孩子。被休后的牛桂珠回到娘家，整日茶饭不思，萎靡不振，神情恍惚，常常跑得找不到人。今天天没亮就从家里跑出来，直到现在才被妹妹牛桂仙找到。

牛桂仙帮姐姐梳理着蓬乱的头发说：“姐，别再跑了。咱们回家吧。”

桂仙姐一把抓住牛桂仙问：“回家？回哪个家？黄家是不是？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逼我回家，我不去！”说着推开牛桂仙，爬上了城墙垛，在城墙垛上站起身来，望着城墙下来往的人群发愣。

牛桂仙惊呆了，看着城墙垛上的姐姐不知所措。

神使鬼差的唐朝纲就是这时来到了这里。他突然看见这情景，傻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牛桂仙蹑手蹑脚朝城墙垛走着，嘴唇哆嗦道：“姐，你快下来……姐，你别这样……”

就在牛桂仙接近城墙垛的一刹那，桂仙姐猛地俯身朝城墙下扑去。在唐朝纲的眼里，空中的桂仙姐抽搐扭动的躯体，极像一把没来得及打开的雨伞，直挺挺地砸了下去。唐朝纲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惊恐地呼叫着飞奔过去。牛桂仙哭喊着扑上前，就要往城墙垛上爬。唐朝纲赶来，一把拉住牛桂仙说：“你不能这样！千万不能这样！”

牛桂仙泪流满面瘫倒在地，哭喊着对唐朝纲说：“快！快去救我姐——”说着，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跑了几步，又绊倒在城墙

上。

唐朝纲冲上前伸手去扶，牛桂仙推开唐朝纲的手，乞求般地说：“快去救我姐！快呀——”

唐朝纲看了哭成泪人的牛桂仙一眼，猛地站起身，沿城墙飞奔而去。唐朝纲压根儿就没有料到，从此他会被深深地纠缠到一桩无法摆脱的事件之中。来到城墙下，桂仙姐倒在血泊之中已昏迷不醒。他完全是出于同情和善良，不得不帮牛桂仙把她姐送往医院抢救。可是在送往医院途中，桂仙姐就气绝身亡了。牛桂仙哭得死去活来，他又迫不得已和登人力车的车夫把人送往牛家。等送到牛家，牛家早已大乱了。牛掌柜看见女儿的尸体抬进来，一言未发，就匍匐倒地。桂仙妈也软瘫在女儿尸体旁哭不出声。多亏邻居喊来了医生，几针扎过之后，牛掌柜夫妇才喊出声音，嚎啕大哭起来。牛桂仙此时倒沉静了许多。看着扑在姐姐身上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一双秀眉紧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唐朝纲走过去，将牛桂仙拉到一旁说：“你得挺住。眼下给你姐料理后事要紧。你家在西安城都有啥亲戚？你说个地址，我帮你给他们通知一声。”

牛桂仙不加思索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唐朝纲不相信地追问到：“一个也没有？”

牛桂仙说：“我们祖籍山西，父母在西安做生意。就我们姐妹两个……我姐死了，还会有啥亲戚……”

唐朝纲轻叹一声摇了摇头，转身欲走，被牛桂仙一把拉住。牛桂仙眼里含着泪水乞求地望着唐朝纲说：“谢谢你帮我把我姐送回家。”唐朝纲连忙说：“你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别说我，就是谁碰上了也会帮的。”牛桂仙说：“可我不知道你叫啥？日后谢你，连个名字都叫不上来。”唐朝纲说：“我姓唐叫朝纲。说啥谢不谢的，唉，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西安城里也没个亲戚，你往后这事情可咋办！”

说着又要往外走。牛桂仙又伸手将他拉住说：“唐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能不能别走？能不能帮帮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我真不知道该咋办呀！”说着，两行泪水又涌了出来。

唐朝纲劝慰说：“我哪是要走呀？瞧你家这样子，又没个亲戚帮忙，我眼睁睁走了还算个人嘛！我是急着去找几个帮手，顺便到棺材铺订副棺材，还要托人找墓地安排打墓。眼下，最当紧的是让你姐入葬啊。”

牛桂仙泪眼婆娑地看着唐朝纲，翕动着嘴唇欲说什么，牛掌柜却霍地站起身，咬牙切齿地喊道：“姓黄的，你不是人。是你逼我女儿扑了城墙！我今天和你拼了——”喊着猛地朝门口扑去。

唐朝纲、牛桂仙一惊，唐朝纲急忙上前拉住牛掌柜说：“大伯，大伯！”牛掌柜甩开唐朝纲的手，大声吼道：“别拦我！放开我！”牛桂仙上前抱住父亲，桂仙妈也跑过来拉住牛掌柜，被牛掌柜一把推倒。牛掌柜歇斯底里喊道：“女儿都被逼死了，我老头子活着还有啥意思。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豁出这条老命了！”

桂仙妈爬起来又扑上前，死死抱住牛掌柜哭喊道：“黄家财大势大，你去了又能咋样？再说女儿是回到咱家扑的城墙，黄家能认这个账？”

牛掌柜颤声地喊：“我和他拼命去！”

桂仙妈放声大哭道：“你去拼命，留下我和桂仙咋办？你想过没有？”

牛掌柜一阵颤栗，看看女儿，看看老伴，突然双拳捶胸，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牛桂仙和桂仙妈也失声痛哭。一旁的唐朝纲不由鼻子发酸，眼睛潮湿。

二

唐老大和唐老二，在唐老二的首饰店内，正为唐朝纲出走的事

吵得不可开交。

唐朝纲的愤然出去，唐老大确实气昏了头。他始料不及的是，一向乖顺听话的儿子，在和秀娘的婚事上，已经和他闹过两次了。上次秀娘来家，儿子偷偷跑出去躲了一整天，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上。这次是他捎话让秀娘家来订结婚的日子。儿子要是再躲到外边不回家，可咋好给秀娘那边交待。在城墙下，他无奈地看儿子顺城墙朝东跑走。回到家，气得坐在院子里抽烟，朝纲妈就撑着病弱身子挪到他身边，央求他赶紧把儿子找回来。看着老伴骨瘦如柴的病样儿，唐老大就心酸。老伴在朝纲三岁时，落下了个病身子。十来年了，要死不活地硬撑着。他为啥给朝纲订了个乡里的媳妇，为啥急于要给完婚，就是想让老伴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早日抱上孙子。即是撒手西去了，也能安然地闭上眼睛。

老伴的央求，使唐老大也心慌意乱。一袋烟没抽完，便出门找兄弟唐老二商量寻找朝纲的事。

谁知唐老二听了朝纲为结婚的事赌气出走，心火一下子蹿了上来。新近听到的有关传闻，使他心惊肉颤。粉巷卖粉汤羊血的李家二小子，晚上瞒着家人到易俗社看戏。中场休息时出去解手，被一伙当兵的架走了。三个多月后，一个开小差的士兵捎口信回来说，二小子被拉了兵，眼下正在陕北的黄河边打仗。李家花钱托人，好不容易在陕北找到了那支队伍，可二小子前几天已阵亡了。到头连个尸首都没能找回来。东门干果店刘掌柜五女一儿，把个儿子玻璃人似的看管着。那天家人眼看着那娃到铺子外边买豆豆糖吃，眨眼功夫就找不见踪影。一家人全乱套了，哭天喊地到处找人。连护城河和阴水沟都寻遍了，连个人影影都没找见。后来接到信儿，娃被绑票了。开口就要了两千块大洋。刘掌柜筹好钱差人送去，等赶到指定地点已晚了一个时辰，娃却被大卸八块摊在地上……唐老二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气。他们唐家兄弟二人，就孤守

着唐朝纲这一棵独苗。他们的父亲阖眼离世的最后一刻，唯一丢心不下的，就是老二家膝下无后。父亲把唐家烟火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金贵，在生命弥留之际，依然系念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掏出两张早已拟好的契约放在枕头边，拼尽全力把两个儿子的手捏到一块说：“成德成荫，你二兄弟听着，我给你们置办的那两院房产，有堵墙是两家，没有墙就是一家。我孙子朝纲就是那堵墙。记住，他是一子顶两门的。他娶了媳妇，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儿媳。他有了子女，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孙子孙女。你俩在这契约上签字画押，就算了却了我心头病。要不，我死不瞑目！”

唐老大、唐老二齐刷刷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泪如泉涌，失声痛哭。父亲固执地看他们在契约上签字画押之后，那盏微弱的生命之火才渐渐熄灭。

唐老二回想起父亲当年去世时的那一幕情景，眼睛就有些潮湿。从那以后，他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朝纲当做自己的亲骨肉看待。为朝纲的长大成人，几乎和唐老大付出了一样的心血。送朝纲上学念书，教朝纲如何做人，最后又把朝纲留在自家店内学生意，为朝纲往后支撑两院门户打基础。谁知这对相敬如宾的老兄弟俩，到头来却为了朝纲的婚事，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且不说，今天这兵荒马乱的，当哥的竟为了这事把朝纲逼出家门。朝纲一人在外游荡，万一出个差错……唐老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和焦虑，把手中的白银水烟壶往柜台上一墩说：“这么大的事，咋现在才来找我？朝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唐家的列祖列宗？对得起咱爸临咽气说的那番话？”

唐老大焦灼不安地说：“你说这么多是啥意思？我那边的景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逼他完婚，不是害他。”

唐老二说：“啥意思？你是老大，你要这样做，让我咋说你好？逼娃完婚，你这是要一条黑道走到底！”

“给朝纲娶媳妇咋能说是条黑道？”

“这不明摆着。秀娘是个乡里娃，又比朝纲大三岁。从小没爹没娘，先不说有没有教养，光从家道上讲，也门不当户不对。你逼娃结婚，能说你走的是阳关道？”

“人常说，女大三，抱金砖。没爹没娘，更能跟咱一心一意过日子。这有啥不好？”

“朝纲不愿意，咱就给娃找个愿意的不就行了。为啥非要逼娃。”

唐老大脸色一沉说：“算了。这事我给你说过也不止一次两次了。秀娘那边快要进门了，我也不和你罗嗦。你要愿意，就帮我把朝纲找回来。不愿意，回头我自己找。结婚的日子订也得订，不订也得订。谁也别想毁了这个婚约！”

唐老大出了唐老二的店门，急急忙忙朝回赶。虽说朝纲出走，老二发火令他心里极为不快。这阵他却顾不上操心这些。按时辰秀娘那边也该来了，他得赶回家去应付那边的事情。

果然，当他赶到家门口时，秀娘伯正在家门口拴着毛驴。秀娘端立一旁，怀里抱着一个包袱蛋蛋。唐老大慌忙迎上前，礼让道：“她大伯，你们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唐老大领秀娘伯和秀娘走进院子，径直进了客厅，并给秀娘伯和秀娘让座。

秀娘伯落座。秀娘也拘谨地坐下。

唐老大冲一侧的里屋喊：“朝纲妈，她大伯和秀娘娃来了。”

秀娘闻声，又慌忙从椅子上站起身，两眼望着里屋的门帘不知如何是好。

门帘慢慢掀开，朝纲妈挣扎着扶门框挪出来。扶门框的双手青筋突暴，颤抖不止。

秀娘伯对秀娘说：“快去扶你妈出来。”

秀娘连忙上前扶住朝纲妈。

秀娘伯说：“你身子不好，就不要出来了。”

朝纲妈说：“你们大远地来了，我咋好躺在床上说话。”

秀娘扶朝纲妈坐在椅子上，自己站在一旁。朝纲妈端详了秀娘一阵说：“秀娘，我娃也坐呀。”

秀娘羞红着脸，抿嘴一笑，依然站在那里。

朝纲妈对唐老大说：“他爸，快给秀娘伯和秀娘倒水。”

唐老大站起身，秀娘伯连忙起身拦住说：“你坐，让秀娘去。”

秀娘乖顺地转身朝外走去。唐老大满意地看着秀娘的背影说：“秀娘，茶都泡好了，在案头上放着。你提过来就行了。”

秀娘轻声应诺着走出客厅。

朝纲妈也目露喜色，嘴里却说道：“唉，娃没过门哩，咋能让娃去干活。”

秀娘伯说：“秀娘这娃在家就勤快。以后，你就把她当自家的女儿看待吧。”

朝纲妈说：“好。好。我身边就缺个女儿。唉，要不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娃也不会一进门就干这干那呀。”

秀娘提着茶壶进来，给桌上的茶杯里一一倒上茶水，双手递给三人。然后又站在了朝纲妈身旁。

秀娘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问：“朝纲他爸，咱朝纲人哩？”

唐老大不自在地起身走到客厅门口，朝外张望了一下，又走回来说：“朝纲他、他有事出去了，一会就回来。她大伯，喝茶喝茶。”

朝纲妈神色焦虑地望着客厅门外，不由急促地咳嗽。秀娘连忙上前为朝纲妈捶背。

三

唐朝纲毕竟是个乖顺听话的孩子。他在忙完了牛桂仙家的那些事情，订好了棺材，选好了墓地，并安排人突击打墓之后，心想该给家里人打个招呼。他匆匆忙忙回到自家门口，突然看见了拴在门口的毛驴，脚步停了下来。毛驴拴在门口，也就是说秀娘已经来了。他不禁想到眼下父亲的粗暴逼婚。顿时觉得自己满腹委屈而又不幸。他觉得自己又不愿回家，不想见父亲，更不愿想他和秀娘的婚事。

他慢慢地回转身，想悄然离去。抬头却看见了唐老二站在自己的面前。

唐老二在唐老大愤然离去之后，再也没有心思做生意，匆匆关了门，到处去找唐朝纲。他在街上转悠了一阵，连朝纲的影子都没找见。就慌忙赶回来看朝纲回到家没有。没想到会在家门口碰上正准备悄然离去的唐朝纲。

唐老二大步走上前，堵住唐朝纲说：“还不回家，又想到哪里去？”

唐朝纲看了唐老二一眼，低头不语。

唐老二看看拴在门口的毛驴，瞥了唐朝纲一眼说：“媳妇都进门了，你倒跑得不见面。你就不怕大人着急？”

唐朝纲沉着脸说：“二爸，这门亲事我不愿意，你又不是不知道。”

唐老二精神一振说：“不愿意？不愿意你说嘛。跑啥哩？躲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跑了和尚，还能把庙跑了？”

唐朝纲上前拉着唐老二的胳膊说：“二爸，你去劝劝我爸。”

唐老二说：“我咋劝？你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过，这是给你娶媳妇，你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谁还能把你咋？强按牛头不

喝水，硬摘的西瓜味不甜！”

不知什么时候已走出家门口的唐老大突然喊：“朝纲，你给我往回走。”

唐朝纲一惊，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转过头又求援地望着唐老二。唐老二故作镇静地咳了一声，唆使般给唐朝纲递了个眼色，朝自家大门走去。

唐朝纲转过身，赌气般梗着脖子，朝门口走着嘟囔了一句：“走就走。”

唐朝纲走进院子，看见秀娘衿着围裙从厨房出来，不满地瞥了一眼，立在了原地。

秀娘抬头见是唐朝纲，也不由站住了脚步，两颊赧红，腼腆地低下头去。

唐朝纲转身又想往外走，被跟在身后的唐老大堵住了：

“去，进屋见见你大伯。”

唐朝纲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客厅。

秀娘望着唐朝纲走进客厅的背影，目光掠过一丝忧郁，随手解下围裙。

唐老大面露不安地走来说：“秀娘，你进了门就干这干那的……也进屋歇歇吧。朝纲……”

还没等唐老大的话说完，屋里忽然传出唐朝纲和母亲的争辩声。

“妈，这事我不愿意。”

“胡说。还能由了你！”

“妈，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秀娘愣怔一下，双眉紧蹙，手中的围裙突然滑落，掉在了地上。她神色慌乱地弯腰去捡围裙，屋里又传来了争辩声。

“朝纲，你想气死妈……”

“妈，我啥事都能依你。就是这事……妈，你别逼我！”

秀娘伸出的手猛地缩了回来，慢慢直起腰呆站着。唐老大脸色大变，正要进客厅，却看见秀娘伯脸色难看地走出来，尴尬地望着唐老大一言不发。

秀娘慢慢上前说：“伯……咱回。”

秀娘伯哆嗦着嘴唇说：“回、回……”

唐老大慌忙说：“这咋能行！快进屋，快进屋。”

唐朝纲突然走出客厅，对唐老大说：“爸，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我去送他们。”

唐老大盯住唐朝纲，怒发冲冠，眼冒金星。咬牙切齿地跺了一下脚，跑到墙角捡起一截木棍，扑到唐朝纲身边，高高举起，挥手就打。秀娘惊叫一声，闭上了眼睛。秀娘伯伸手想挡，可是已经晚了。只见唐朝纲身子一歪，一个踉跄。稍许，头上的鲜血顺腮帮流了下来。

秀娘脸色苍白。秀娘伯大惊失色。

唐朝纲目视三人，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转身朝大门外走去。

唐老大猛地举起木棍还要往前追，被秀娘伯拉住了。唐老大眼看着走出门去的唐朝纲，突然扔掉手中的木棍，唉叹一声，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秀娘环顾了一下唐老大和大伯，目光落在朝纲妈卧室的窗子上停了片刻，缓步朝大门口走去。

秀娘伯突然在后边喊道：“秀娘！”

秀娘停住了脚步。

秀娘伯走上前说：“秀娘，咱这样回去，我可给你婆咋交代？几年了，全村人都知道你找了个西安城里的女婿。全村都知道咱今日来是订结婚的日子。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你就不怕村里人

笑话咱？”

秀娘突然转过身，泪流满面地说：“可咱不回去，总不能赖在人家……”

唐老大上前说：“她大伯、秀娘，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可是几年前订下的亲事！谁要是反悔，谁就不是人哪！我们唐家最看重的就是脸面。你们这样回去，让我们唐家这脸面往哪搁？让我们唐家今后还咋活人？你们不能走哇！”

秀娘伯说：“可朝纲他……”

唐老大：“娃们家一时拗着性子。再说这事也由不得他！”

秀娘流着泪说：“大伯，你和我婶子都是好人。我每次来，你们都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待我。可是不能因为我，给你们家惹出这么多事情！我不怪罪你们。我只怨我自己的命……”

朝纲妈跌跌撞撞跑出客厅，上前一把抓住秀娘说：“娃呀，你不能走！朝纲他会回心转意的。你要是走了，大婶就、就活不了啦！”

秀娘哭着抱住了朝纲妈：“婶子——”

唐老大突然决断地说：“秀娘伯，是这，秀娘今日个就留在家了。你回去给她婆说，就说朝纲妈身子不好离不得人。我回头差人到乡里送个结婚的日子。这事情咱们就这样办了。日子一定，就给娃们结婚。”

秀娘伯迟疑问说：“这样能行？”

唐老大说：“有啥不行，事情紧了就按紧的办！”

四

唐老大让秀娘伯劝慰住秀娘后，吃过饭就送秀娘伯回乡里去了。二人走出城门洞，秀娘伯仍不放心地说：“唉，朝纲爸，我这样走心里总不踏实。回去给秀娘她婆咋说哩？”

唐老大说：“你放心走吧。这个媳妇我们是娶定了！我们唐家

说话，是铁板上钉钉子实打实。你回去让她婆放心。”

秀娘伯走了两步又说：“就这样把秀娘留下，我咋老觉得不太合适。”

唐老大说：“留下秀娘，也是为了成全这桩婚事。再说，朝纲被我打跑了，朝纲妈又气犯了病。不是秀娘心善心好，答应留下来帮我侍候朝纲妈，我还真不忍心让娃受这份累。”

秀娘伯担忧地说：“朝纲要是硬不愿意了，你也别太逼娃。”

唐老大说：“你尽管放心。秀娘从现在起，就已经是我们唐家的儿媳妇了。我和朝纲妈还会把他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们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秀娘伯走出几步，突然回头望着城墙上的城墙垛发呆。

唐老大见状不解地问：“她伯，你还有啥不放心？”

秀娘伯忙掩饰地连声说：“没啥不放心。没啥不放心。朝纲爸，你留步，我走了。”

说着，牵着毛驴远去。

其实，秀娘伯看城墙垛时，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那一刻他把和秀娘进城时遇到的事情与后来发生的事情做了一种联想。只是当着唐老大的面他不好把这话说出来。

送走大伯，服侍朝纲妈喝完药之后，秀娘也在想着同样一件事情。唐朝纲在城墙上遭遇牛桂仙她姐扑城墙那一幕，秀娘是在城墙下看见的。当时她骑在毛驴背上正仰着头看城墙，突然发现有人从城墙上扑了下来。她惊吓得惨叫了一声，用手紧捂双眼，身子禁不住地微微发抖。胯下的毛驴也像是受了惊吓，突然失蹄将她从驴背上摔了下来。行人中有人大声喊道：“有人扑城墙了！有人扑城墙了！”牵毛驴的大伯看杂乱拥挤的人越来越多，拉起秀娘匆匆朝前走去。走到扑城墙的女子身边，秀娘慌慌张张眯着眼睛瞅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女子，胸腔内一阵恶心，连声干呕不止。她连

忙闭上眼睛不敢看。耳朵却听见有人议论：“这女人为啥要扑城墙？”“唉，你们娃家不懂。这西安城扑城墙的女人，历来都是受不了公婆的虐待，或是丈夫另有新欢。要么就是做下见不得人的事了。还能有啥事！”

秀娘听了这话，不由睁开眼，又回身瞅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那个扑城墙的女人。来到城门洞，大伯突然站住，神情严肃地回身朝地上连吐三口。并对秀娘说：“你也吐上三口。咱今天是喜事，碰上这种事晦气。神鬼怕三吐，秀娘快吐！”秀娘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吐不出来。满脑子都是倒在血泊中的那个女人的影子。最后还是大伯替她吐了三口。进了城门洞，秀娘觉得一阵阴冷，突然站住不走了。大伯再三问她，她才喃喃道：“我想我婆了……”话音未落，早已泪流满面。

秀娘的家，就在秦岭山口的风峪口边边上。祖祖辈辈都是乡里人的秀娘，却在西安城里找到了婆家。是喜是悲是福是祸她根本无从想起。她知道自己命苦。她婆在她小的时候，说她哈出的气息里都是一股浓浓的药渣味儿。她打出世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母亲。据她婆说是为生她难产而死的。她是她婆用麦面和玉米面熬成的面糊糊喂大的。长到六岁时，身子瘦得皮包骨头，脸窄得像根裤带。那一年父亲杀了人后也被人杀了。这时，她才从大人的言语里听出了一些关于母亲和父亲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情。再大一些的时候她问过婆。她婆却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父亲死后，她婆孙二人相依为命磕磕绊绊过了这些年。她婆常在夜深人静时把她从土炕上摇醒，絮絮叨叨说着一些没头没脑的话。不外乎“我娃快长大，长大了走得远远的去享福。快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完倒头就睡，把惊醒的她扔在一边不理不睬。西安这门亲事就是今天送她的这位远房本家大伯托人给介绍的。亲事一定她婆就在村里到处张扬，唯恐村上谁不知道她孙女要嫁到西安城去